

7

南下探古墓



○范江公 著

宋红鹭不知古墓里会有什么财宝,也没起那分贪婪之心,因为他已经拿过武学义的钱了,所以他对武学义说:“我不要什么金银财宝,如果武哥能给我留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作为纪念,我就知足了。”

半个月后,武学义真的到北京来了,他没说什么盗墓的任何情况,掏了2万元给宋红鹭,然后又掏出一件沉甸甸的东西说是给老弟留个纪念。

这件东西,是一块用阴沉木制作的古代公堂上审案时使用的惊堂木。后来,宋红鹭把它卖给了一个香港人,得了5000元。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,宋红鹭从打工的公司出来,一辆崭新的宝马轿车几乎无声地从后面驶来,贴着他的身子停了下来。车窗里伸出武学义的脑袋:“老弟,上车!”

宋红鹭一看这车就知道,武学义盗挖那座赵财主古墓肯定发了大财。上车后,武学义问他老是窝在北京闷不闷,是否有兴致去南方转转?宋红鹭马上意识到他的真实意图,直截了当地问:“武哥是不是又想动古墓的脑筋了?”

武学义笑了:“老弟你猜得不错,南方有个朋友请我去合作一个项目,所以想沾沾宋老弟你的福气,请你出马一趟。”宋红鹭没有回去哪里,因为他知道盗墓圈内有规矩,不准打听去哪里盗墓、赃物是从哪里的古墓里挖出来之类的话题,这既是“商业机密”,也是防范警方打击的需要。他只是说:“让我想想。”

“宝马”把两人载到了一家富丽堂皇的饭店,武学义点了一桌子酒

菜。

宋红鹭承认,武学义经不住金钱的诱惑,他也经不住这种诱惑。宋红鹭决定跟武学义去南方走一趟。南方这一趟真使宋红鹭眼界大开,也差点让他把性命送掉。

武学义带宋红鹭去的地方是安徽省宣城市。宣城是座古城,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。武学义告诉宋红鹭,他有一个朋友对盗墓颇有心得,挖掘过多座古墓,他就是在那个人的怂恿下放弃生意改行做盗墓贼的。这次,那位朋友说准备金盆洗手移居加拿大了,念及多年交情,决定实地带他盗掘一座古墓,墓址已由对方看过,说八九不离十。

宋红鹭听着就有点起疑心了:“既然如此,武哥你又何必拉上兄弟我呢?”武学义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,我看你老弟在这方面很有发展前途,而我们两个结下的缘分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的,既然如此,让你有一个实地学习的机会不是很好吗?再说,挖出东西来你也有一份。”

到了宣城,那个朋友已经订好了宾馆。那人自报姓名叫杜伟,看上去比武学义大两三岁。杜伟称宋红鹭“小宋”,说:“这是你的真姓吧?建议你以后要换个名字,江湖上人心险恶。”宋红鹭后来接受了他的建议,后来跟形形色色的盗墓分子打交道时,经常不断更换姓名,甚至连籍贯也大改特改。

杜伟对宋红鹭说:“听说你很会看穴位,是个奇才啊!我已经在这边选择了一个位置,请你去复核复核。”第二天,杜伟借了一辆旧车把他们带到了宣城下面的一个县的山里,下车后又步行了半个小时,停下来指着一处野生竹林地对宋红鹭说,这就是他看下的古墓穴位。宋红鹭看了一会,不得要领,又掏出罗盘鼓捣了一会,还是没有感觉,于是就开腔了:“恕我直言,这个位置并非风水宝地,如果下面有坟莹的话,不过是古时普通山野人家的墓葬而已。”

杜伟听着,点点头:“换一处。”

这回是在一条河边,杜伟问这里怎么样。宋红鹭还是摇头,说这里地势太低,根本不适宜作为古代有钱人家的安葬之地,因为这里是皖南,经常发大水,水灌坟墓,棺木容易腐烂,对于保存尸体不利。杜伟听了,点头微笑:“宋老弟倒还真有两下子嘛!”

武学义说:“别啰唆了,杜哥你眼中的墓穴到底在哪里?”

杜伟笑了:“好吧,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转转。”

孩子需要朋友

18



○作者 钟琴

前年3月,我在北京学习时,收到这样一条短信:钟老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,你快回来吧,我挺不住了……这是高一女生和和发来的求助短信,她被曾经的好朋友疏远了。

和和刚上高中,军训期间,与同室的两个女生成成了好朋友,自此在学校里形影不离。时间长了,小女生之间不免有些矛盾,借着情绪放大,就可能发生冲突,再加之不肯互相原谅,闹崩就不可避免了。在成人看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,但对孩子来说却是天大的事。和和说,每次单独走出教室,哪怕是从教室走到操场上升旗、做操这一段路,因为身边没有两个朋友,她都会觉得很害怕、很无助,那种被抛弃的感觉让自己非常苦闷、备受折磨。她觉得周围三三两两结伴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,瞧不起自己。

这段时间,和和最怕上音乐、美术、英语听力和计算机课,因为要去专门的、没有固定排座的教室。正常的时候,几个好朋友手拉手,穿过走廊,上下楼梯,进教室,挤在一堆,感知彼此的温度和气息,似乎整个空间就是她们的了,尽管离自己不远还有和她们一样的“小舰队”。一旦被“舰队”抛弃,就意味着和和必须一个人孤零零地找位置坐下。班级的小团体早已组合完毕,且一经形成轻易是不会让其他人插足的——这是班级群体不成文的规则。

没有人与和和说话,顶多以疑问甚至嘲弄的眼光看她一眼——这是和和最难挨、最恐惧的时刻,她的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:“朋友不理我了,周围的人一定认为我不好,认为我有问题。”此时,听课、做作业,全都没了兴致和动力,精力都被这种占据全身的烦乱痛苦的心绪消耗掉了。跟谁说?朋友吗?没有了;老师吗?能耐心听进去吗?说不定会认为我不好,曾经的朋友知道了还会说我打小报告,更被排斥;父母呢?趁早算了,还不够他们絮叨的,让他们知道了帮不上忙更添乱,不如不说。

和和在中考后,曾因高中的适应问题与我有过几次谈话,所以她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,想到向我拼命求助。然而还有一些孩子就此逃避上学,进而发展成恐惧学校。

高一新学期开学两周了,惠惠就是不上学,早上赖在被窝里不起床。好不容易收拾齐整该出门了,惠惠开

始流眼泪,央求妈妈别逼她。妈妈心软,左右为难,一筹莫展,跑到我面前急得直哭。谈话中,惠惠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因:学校正式开学前总有一周的离家军训安排。惠惠妈妈娇惯女儿,担心孩子参加军训吃不了苦,找理由给孩子请了假。谁知道,军训结束后,孩子再到这个新班级的时候,同学们的非正式群体已经形成,没有惠惠的朋友圈了。军训期间,孩子们因为父母不在跟前,自己住外面,格外需要同伴支持,很快就仨一群、俩一伙地形成彼此独立的小团体。后来者再想进去,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孤独无助的感觉让惠惠忍受不了,所以开始恐惧上学。

在学校里,尤其在当今这个独生子女时代,孩子对同伴关系的情感依赖的程度远远超出父母和老师的估计。

成锦2010年中招报志愿时就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以成锦刚考出的模拟成绩为参照,父母是有充分理由不同意他报一所知名的重点高中的;但成锦却胸有成竹地坚持报,与父母吵得不可开交。晚上,他们跑到我这儿寻求评判。面对白纸黑字的成绩,我毫不犹豫地站在父母一边。成锦无奈地回头对爸爸说:“你出去一下吧,我有话跟老师说。”这小子“招供”道:在模拟考试时,为了帮助班里的一个朋友考个能跟父母交代得过去的名次,成锦竟有意识地漏做大题,让自己少得分,却把正确答案通过作弊手段给了那个朋友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